鲁迅书简读札

袁庆丰

鲁迅一生写了大量书信，但目前仅存1388通。如同他的文章一样，鲁迅的书信亦是无穷的“宝藏”，常读常新常有得，开卷如同“芝麻开门”。

与齐白石的艺术交集

鲁迅于1913年至1926年在北京生活期间，在教育部任职并从事文学创作。齐白石于1919年定居北京，以职业画家身份逐渐成名。两人在北京有约7年（1919—1926年）的时间交集。但是，检《鲁迅著作分类全编》中的《书信全编》和《日记全编》，以及《白石老人自述》等，尚未发现两人有直接会面的明确记载。

未曾谋面，并不表示没有交集。话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保存和发扬中国古代木刻水印技艺，鲁迅和郑振铎合作编印《北平笺谱》，往来信函五十多通，会商出版事宜，其中三处提及齐白石：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琉璃厂——编者注）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沈（消沉——编者注）了。”（《书信全编》中卷P119）

“齐白石花果笺有清秘，荣宝两种，画悉同，而有一张上却都有上款，写明为‘△△制’，殊奇。细审之，似清秘阁版乃剽窃也，故取荣宝版。”（《书信全编》中卷P187）

“所存梅花笺，四，齐白石”（《书信全编》中卷P266）。此为鲁郑两人书信商量，入选《笺谱》的笺画收集进度的情况。

鲁迅为《北平笺谱》所作序言：“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北平笺谱》全六册三百三十幅笺画中，选用了齐白石笺画二十二幅，入选数量仅次于陈师曾，可见鲁迅对齐白石笺画的高度认同。

1934年鲁迅赠送《北平笺谱》给增田涉，并在书信中交流：“说实话，自陈衡恪、齐璜（白石）之后，笺画遂趋衰落，因此二十人合作的梅花笺已感无力，到了猿画等就大大俗化了。从此以后将灭亡了吧，因为旧式文人也渐渐少了。”（《书信全编》中卷P288）

应该说，鲁迅评价齐白石为“画笺高手”，将《北平笺谱》赠送多名日本友人，又在日常书信中多次使用印有齐白石画作的笺纸，客观上为提高齐白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作出了贡献。

据张次溪回忆，齐白石对画作入选《北平笺谱》非常高兴，对他说：“这两位选录得很有眼力，可算是我的知己，我必须要去认识认识他们。”“后来郑西谛和他见过面，鲁迅先生他始终未曾见着。”（《白石老人自述》P301）虽然两人缘悭一面，却因为精神上的共鸣，成就了艺林佳话。

大先生的幽默与可爱

一般来说，鲁迅往往根据收信人的不同，写不同的问候语。如对方是作家，信尾写的是“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句；是教师，用“即请教安”；如是夫妇，便“即请俪安”；写给母亲的信，都是“恭请金安”；如果在春节时写信，会写“即颂年禧”；若是春夏季节，就用“并颂春祺”“顺请暑安”。鲁迅对蔡元培、黎烈文等人的书信问候语使用的是“道安”，即是称颂对方为有道心、有造诣的学者，并向其问安。读鲁迅书信问候语，传统文化中的敬称与谦和于斯尽见。

也有部分书信中，鲁迅对收信人的称呼与问候语常常随意而为、不事雕琢，却又切人切情切事，迸发出幽默的火花，与大众熟知的孤勇刚硬、以笔为剑、敢于斗争的鲁迅形象反差甚大。

1926年7月16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就北平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和许广平讨论。信尾用的是“顺颂嚷祉”的问候语，祝福她在“吵嚷”中得到幸福快乐，就多了些幽默嘲讽的意味。1929年5月15日，鲁迅赴北平探亲，许广平有孕在身未同行。鲁迅惦念她，写下了一封著名的情书。从这封信开始，称呼不再是“广平兄”了，而是昵称“小刺猬”“乖姑”，自称“小白象”。这封信另一特别之处，就是精心选用了两张分别画着枇杷和莲蓬的浅彩笺纸。枇杷有三只，两大一小；莲蓬有两只，其中一只饱含莲子。许广平爱吃枇杷，莲蓬多子，大文豪写小情书，浓浓的爱意、美好的寓意、优雅的情趣跃然纸上。

1934年11月12日，鲁迅致信萧军、萧红，在信末祝福语“俪安”右下另写：“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事情的起因是：萧红“抗议”鲁迅为什么在书信中称呼她做“夫人”或“女士”；萧军则说鲁迅年龄既大于我，为什么还称我做“先生”和“兄”。这种抗议“捣乱”的意图很明显，鲁迅先生如是采取了别具一格又幽默风趣的回复。

1935年7月，湘籍作家叶紫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我已经饿了”“借我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7月30日，鲁迅回信：“已放十五元在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信尾问候语是：“即颂饿安！”如此俏皮之问候，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凸显出来一个温情良善又很可爱的鲁迅形象。

朝圣碧泉

何银坤

朝拜碧泉，是在一个微雨的早晨。山色空蒙，碧泉潭水却愈显清澈。潭底的石子历历可数，偶有小鱼穿梭其间，倏忽即逝。潭边不远处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碧泉书院遗址”几个大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据闻此处便是当年胡安国讲学之地，湖湘学派的发源地。我蹲下身来，掬一捧泉水饮下，清凉直透肺腑，仿佛饮下了九百年历史的陈酿。

靖康之变后，金人铁骑南下，中原板荡，士大夫纷纷南渡。胡安国本在湖北荆门讲学，学生湘潭人黎明、杨训邀请老师来家乡避乱。胡安国一到碧泉，远眺巍巍南岳，近观大美隐山，良田桑竹，鸡犬相闻，碧泉潭水清冽，山川秀美，环境幽静，俨然乱世之中的世外桃源，遂有定居之志。《宋史》载其“爱其山水清旷，遂家焉”。一个“爱”字，看似轻巧，背后却是多少离乱之苦。

幸运的是，胡安国并非孤身来此，其子胡寅、胡宁、胡宏皆随行。这一门父子，皆为饱学之士。胡安国注《春秋》，讲《论语》，将中原正统之学传于南方。胡氏父子在碧泉畔建起书院，聚徒讲学，一时间“远近学者宗之”。

我想象那时的情景：清晨，雾气未散，学子们已端坐于泉边石上，手持经卷，琅琅书声与汩汩泉涌相和；胡安国缓步其间，时而讲解经义，时而指点文章。那泉水映照着他们的身影，也映照着他们心中的圣贤之道。湖湘学派在碧泉潭畔生根发芽。

湖湘学派的另一位大咖张栻出现在碧泉。他与胡宏交游甚密。二人常在碧泉论学，切磋琢磨，遂使湖湘之学日臻完善。世居湘乡的彪虎臣、彪居正父子亦是当时名儒，为方便跟随胡氏父子学习，举家迁居离碧泉咫尺之遥的彪家冲。张栻和同窗彪居正先后成为岳麓书院山长，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

有趣的是，湖湘学派虽发端于碧泉，却昌大于岳麓。碧泉书院规模较小，偏处乡间一隅；岳麓书院则位于长沙城下，交通便利，规模宏大。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张栻、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成为岳麓书院、湖湘学派的高光时刻。岳麓之于碧泉，犹如长江之于洞庭，既有源头活水来，又能汇聚百川，终成浩瀚之势。后人但知岳麓之名，而鲜知碧泉之源，正如但见长江奔流，而不见其源头涓涓细流。

碧泉之水，源头可以追溯至濂溪。周敦颐是理学开山鼻祖，其《太极图说》《通书》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胡安国虽未直接受业于周子，但其学脉实承自程颐，而程颐之学又与周子一脉相承。胡宏更是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周子之说，显见其影响。湖湘学派虽自有特色，然其根柢仍在周、程之学。难怪大儒王闿运有一副对联：“吾道南来，本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作为湘潭人的文化自信展示无遗。

我在碧泉边徘徊良久，见一老农荷锄而过，便上前攀谈。问及胡安国故事，老农笑曰：“我们这里好多人都是胡先生的后裔。我只知道他是个大学问家，在这里教过书。”再问详情，则摇头不知。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政府要重建碧泉书院了。九百年光阴，足以让许多细节湮没无闻，但胡安国的名字却与这泉水一样，长流不息。当地百姓或许不懂什么“湖湘学派”，但他们记得曾有一位“胡先生”在此讲学，他们为政府重建碧泉书院而高兴，他们以自己最朴素的方式进行着文化的传承。

不久的将来，碧泉书院将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我坐在潭边大石上，想象着碧泉书院的雕梁画栋、碧瓦飞甍，恍惚间先贤的面容在水中浮现。胡安国的严肃，胡宏的刚毅，张栻的温润，他们的精神仿佛都融入了这一泓碧水之中，孕育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自王夫之而魏源，自曾国藩而左宗棠，自黄兴而毛泽东，多少豪杰之士，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传统的滋养。而这一切，都始于碧泉潭畔那几椽简陋的书院，始于胡安国父子在此的坚守与传承。

忽然想起胡宏的诗句：“泉声如诵读书声，日夜潺湲到枕边。”九百年来，这泉水从未停止流淌，就像湖湘之学从未中断传承。先贤已逝，精神长存。来此朝圣，不为复古，而是要从那源头活水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书评

说茶

林 曦

很多人写过茶，而张忆的《说茶》，其实是说一段往事、说一个时代、说一种变迁。那是精神的朝圣与心灵的瑜伽，也是对那段特殊历史的悲悯，字里行间弥漫着对昔日人事的追思、对手艺传承的惦念、对消失人文的缅怀。

张忆做了十几年的“茶人”，将做茶与寻根访源装订成册。记忆一页页翻开，把自己如何接触茶、了解茶、懂得茶，缓缓呈现。从父亲的春尖到龙井、外婆的茶叶枕头和茶叶熏衣，到母亲的大缸茶与他自己的茶香伴书娓娓道来，是生活的印痕和写照。关于各种水泡各种茶，僧侣诗朋之茶与水源的追溯，有故纸堆的寻幽探胜，也有现实中的起而行之。张忆貌似在说茶，实际上是捡拾起时间与空间的章节，将断壁残垣里的故事衔接延拓，为茶文化重塑筋骨与血肉。

张忆的行文有白云曳出岫的飘逸，有清泉石上流的明澈，有名士风流的清丽，又有佛子之心的慈悲。《说茶》既是他的性情写照、阅历回视，也是他对世界最为直观的明见与感知。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神，在诗歌里飘荡，在寺院里回响，在张忆的文字里久久萦怀，缭绕不散。

读张忆文字多年，读到的是一种简静，文字肌表的化繁为简，文字内里的通透宁静。他的文章底色是蓝色的，苍穹般空旷高远的蔚蓝，只要闭上眼睛伸出双手，就可以兜住流云兜住风。他的文字又像海洋般辽阔深邃，在静水深流里隐匿着深切的忧伤与悲悯。这种简静的蓝色，是生命的底色，像酒精灯上跳动的那一抹蓝色火焰，或是秋日光阴里被耳朵捕捉住的那一曲蓝调。

前面八篇的探寻、回忆、反刍，是将要动身远游的人，收藏一把故土揣在怀里，在四处漂泊的日子里，时不时拿出闻一闻，方可安然落枕。最终篇那盏颜似绿藓的抹茶，似远离故土的人风尘仆仆回到了家乡，看山看水看风景，蹲在水涧边掬水照影。这一抹绿，就像溪水倒映春光，令人回归宁静。那些长满褶皱的往事，暗流潜涌的悲伤，被这一抹绿意给冲淡、抚平。

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这温杯烫盏，击拂茶水，点出汤花的手艺。抹茶哪里仅仅是一盏茶，分明是世界的一笑生春，是乾坤的了了分明，也是张忆作为“茶人”的终极目的。张忆说，“我只是想，在老的时候，寻一片茶山住下来，做出最上等的抹茶，让抹茶回家。”

而今去国多年的张忆，终于归来，以偿“茶人”之夙愿。他回到了云南之南，彩云之巅。山涧旁，溪水边，挥锄挖土，搭架布网，以对婴孩之心侍候每株茶树。他于明前、雨前，采摘鹰嘴嫩芽、揉捻杀青，炒茶焙晾。黄昏夕照，山居雅庐，焚香净手，煮水冲茶；茶与人相互悦纳，茶与禅，相衍而生；似有梵音袅袅于耳侧，似有佛光盘旋于阙中。盏茶时光，便是静心天堂。

五千里外姓名香

楚 荷

第一次接触田翠竹的名字，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天，在《湘潭日报》副刊版上看到的。一定是老先生新写了诗，或者联，发表了。这以后，老先生的名字便像有了魔力，只要看见，便让我想象着老先生的形象：戴副眼镜，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可亲和蔼，兴许如曹植，一步，两步，走上七步，便迸出一首诗来。

或是在报刊上不断地看到，或是他人时不时地提起，随着日久，“田翠竹”三个字在我心中不断累加，老先生的形象已巍巍然如高山，便是仰视，也难见其巅。抑或正因为老先生是湘潭文化界泰斗般人物，我只是自来水公司一个守卫门的工人，分处于湘潭文化阶层的两端，别说交集，便是老先生的面，也没见过。现在想来，还的确是人生一大憾事：在同一座城市，在先辈中，有如此贤者长者，居然就没找个由头聆听教诲，我之愚，可见一斑了。

老先生原名田寿庭，笔名田翠竹，号寿翁，南社会员，在中国诗坛，影响颇大。柳亚子说其诗，调高格老；郭沫若有赞曰，颇有渔洋风味；钱钟书作谦逊语，逢着梅花不作诗；周谷城索性说，翠竹诗词美，吾曾早摩挲。对老先生的联，林丛龙先生更是评价，立意高，气势足，诗味浓。于晚辈的我，不敢妄语，直觉得老先生给湘潭平添了一份荣光，湘潭的群英谱中，定然有老先生的名字：田翠竹。

我们这民族，从屈子流放开始，源远流长地有个荒唐事儿，叫“文章憎命达”。老先生大才，命达当然无缘，坎坷该是宿命。老先生少年求学，稍长从军，也曾颠沛流离，也曾意气风发，也曾为共和国成立，参与程、陈起义，为湖湘生灵免遭涂炭，尽了他的力量；也曾身陷囹圄，惟长吁以叹息。

韩愈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老先生人生坎坷，又偏偏山川爱他，注之灵秀，辅之好学敏思，行路迢迢。仿佛间，便天地为炉，万物为炭，将老先生千锤百炼，炼出来的田翠竹，平交诸侯，平交布衣，平交白丁，上忧其国踉踉跄跄，下忧其民水深火热。于是，无论其联，无论其诗，无论其文，皆字字悲悯，赫然大家了。

老先生有联《岳阳楼怀甫亭》：忧社稷，悯黎民，离乱饥寒多冷泪；登危亭，怀大德，古今天地几孤舟。自是写杜甫心心念念皆是社稷黎民，又何尝不是写老先生自己，也是那“古今天地几孤舟”中的“几”之一呢。老先生有诗《荒江雪意》：瑟瑟霜枝瘦可怜，家家篱落冷炊烟。荒江雪意风声里，人与鸬鹚冻一船。将个积贫积弱，又遭外敌入侵，人民呜呼哀哉的景象写得淋漓尽致。

老先生自挽联云：以痛苦，换安详，两百日中肝胆烈；著诗联，充书肆，五千里外姓名香。老先生面对生命之烛即将熄灭，回忆漫漫人生路，想着自己怀着大才，却没法儿施展，只得以“五千里外姓名香”聊以自慰。这或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诸多“文章憎命达”之士的宿命。